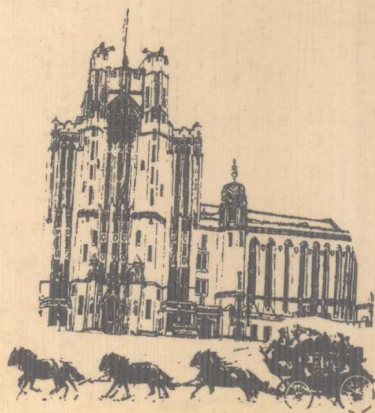


巴马修道院
李玉明 译
拉米埃尔
刘健宏 译

[法] 司汤达 著

司汤达 小说全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司汤达小说全集

3

巴马修道院
李玉明 译
拉米埃尔
刘健宏 译

821.497.1
1999年3月16日

[湘]新登字 002 号

司汤达小说全集

(三)

[法] 司汤达 著

李玉明 刘健宏 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625 插页:2

字数:475,000 印数:1—5,000

精装: ISBN7—5404—1891—5
I·1503(全四册) 定价:11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15 —

第一章

一七九六年，米兰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波拿巴特将军率一支年轻的军队进入米兰。这支军队刚刚跨过洛迪桥，向全世界显示，经过这么多世纪以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意大利这几个月所目睹的英勇和天才的奇迹，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法国军队到来前一星期，米兰人还把他们只看作一群乌合之众，碰上奥国皇帝兼意大利国王陛下的大军，总是习惯望风而逃；至少那张脏纸上印的巴掌大的小报每周三次就是这样反复宣传的。

在中世纪，那些实行共和的伦巴第人曾经表现得和这些法国人一样勇敢，因此，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看到德意志历代皇帝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自从他们成了忠实的臣民以后，所操心的大事，就是在富贵人家嫁女时，在粉红塔夫绸的小手绢上印些十四行诗。而那些女儿办了终身大事两三年后，就会找一位男伴：有时夫家选定的男伴名字还会在婚约上占一个体面的位置。这种纤浓柔弱的风气和法国军队不期而至所引起的强烈震撼相比，真有天壤之隔。很快就兴起了充满激情的新风气。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全城百姓看到，他们在此之前所尊重的一切，都极其可笑，有时还很可憎。最后一团奥地利军队的败退，标志着旧观念的崩溃。拿生命冒险成为时尚。几个世纪以来，百姓都觉得平淡乏味，现在他们明白，要想幸福，就得实实在在地热爱祖国，就

得寻求英勇的行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相继实行的专横猜忌的统治，使他们陷入茫茫黑夜。推倒了这两个独裁者的雕像，他们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光明。五十年来，正当《百科全书》和伏尔泰在法国大放异彩的时候，僧侣们却在向善良的米兰人民大肆灌输：学习识字或者世界上任何知识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要分文不少向本堂神甫缴纳什一税，并老老实实向他们忏悔细小罪过，就几乎肯定可以在天堂得到一个好位置。为了彻底软化这个从前是那么勇猛又那么理智的民族，奥地利还廉价赏给了他们一项特权：不必向奥军提供兵员。

一七九六年，米兰军队由二十四名无赖组成。他们身穿红军服，与四团人强马壮的匈牙利掷弹兵一起守卫城市。风习极为放荡，激情却非常罕见。此外，事事都得向本堂神甫报告，否则别说来世，就在此世也有家破人亡的危险。除了这种烦恼，善良的米兰人还受君主制一些小事儿束缚，不由人不气恼。比如，那位住在米兰，以皇帝老哥的名义实行统治的大公，一时兴起，想做小麦生意，这样一来，直到大公殿下的粮仓装满以后，农民才被允许出售粮食。

一七九六年五月，法军进城三天以后，有个随军到来的年轻细密画家，名叫格罗，为人有点狂，在（当时走红的）塞尔维亚咖啡馆里，听人说起那位了不起的大公的生财之道，便拿起一张印在粗劣黄纸上的冷饮价目表，在背面画上这位脑满肠肥的大公，被一个法国兵朝肚子捅了一刺刀，流出来的不是血，却是数量惊人的麦子。被称为戏谑画或者漫画的那种东西，当时在这专制国家里无人见过。格罗留在塞尔维亚咖啡馆桌上的这张画，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当夜就被人制了版，第二天卖了两万张。格罗从此名声大噪。

同一天，当局贴出告示，征收六百万军费以满足法军的日常

需求。法军刚刚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来个省份，缺少的只是鞋帽衣裤。

随着这些穷困的法国兵涌入伦巴第，还有幸福和欢乐的潮水。它们是那样汹涌澎湃，以致只有教士们和几个贵族才觉得这笔六百万军费的沉重。不久，许多别的捐税又接踵而至。那些法国兵成天笑啊唱啊。他们都不到二十五岁，他们的统帅才二十七岁，却被看作军中最大的长者了。他们这样欢乐，这样年轻，这样无忧无虑，对那些僧侣们暴跳如雷的说教是一个有趣的回击。半年以来，僧侣们一直在神圣的讲坛上宣称：法国人是恶魔，要把世上的东西全部烧光，要把世上的人斩尽杀绝，不然，他们自己就会被处死。因此每个团行军时，队伍前面都带着断头台。

在乡下，常常可以看见法国兵在茅屋门口摇着房东的婴儿。几乎天天晚上都有鼓手拉起小提琴，临时举行舞会。四组舞太深奥，太复杂，士兵们自己也不会，所以没法教当地的妇女，倒是她们来教法国小伙子跳“蒙费利纳”舞、“跳跳舞”以及其他意大利舞。

当局尽可能安排军官们到富贵人家住宿。他们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譬如，有个叫罗贝尔的中尉，就领到一张住宿证，到代尔·东戈侯爵夫人府上住宿。这位新征入伍、相当机灵的年轻军官走进侯爵夫人家时，全部财产只有一枚六法郎的银币，那是前不久他在普莱桑斯领到的。冲过洛迪桥以后，他从一个被炮弹打死的奥地利军官身上剥下一条崭新漂亮的南京布长裤。这条裤子来得正是时候。他的军官肩章是羊毛的，他的呢上衣袖子是缝在夹里上，才把破成一块块的料子连在一起的。不过，这还不算惨的：他那双皮鞋的鞋底是用帽子裁成一块块钉成的，帽子也是在洛迪桥这边战场上拾来的。临时拼凑的鞋底用非常显眼的绳子缝在鞋子上。当府里的管家来到罗贝尔中尉屋里，邀请他去和侯爵

夫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他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好在这顿要命的晚餐还有两个钟头。他和勤务兵趁这段时间尽可能把上衣补了补，还用墨水把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染黑。最后，那可怕的时刻到了。

“这一生从没有这么难堪过。”罗贝尔中尉对我说，“那些贵妇人以为我会吓唬她们，其实我一身发抖，比她们还厉害。我看着鞋子，不知怎样走才潇洒。代尔·东戈侯爵夫人当时美得光彩照人。”他补充道，“您见过她。她的眼睛是那么美丽，眼神像天使一般温柔；一头深金黄色的漂亮头发，衬出一张迷人的鹅蛋脸。我的卧室里有一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希罗底》，那幅画似乎就是她的肖像。幸亏我被这天仙似的美貌迷住，完全忘了自己的衣着。两年来，我在热那亚山区看到的全是丑陋凄惨的景象，现在看到这么美的人儿，便鼓起勇气，说了几句话，告诉她我是如何欣喜。

“不过，我还相当清醒，不至于一味恭维太久。我说话的时候，看见在一间大理石铺砌的饭厅里，有十二个穿号衣的跟班和几个贴身仆人。我觉得那几个仆人的衣着豪华极了。您想一想，那帮家伙不但穿着好皮鞋，而且还系着银带。我瞥见他们怔怔地盯着我的军服，说不定还盯着我的鞋子，真如利箭穿心一般难受。我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吓怕这些人，可是怎样才能叫他们规矩，又不吓着那些贵妇呢？因为侯爵夫人为了给自己壮胆，派人把在修道院寄宿学校读书的小姑吉娜·代尔·东戈接了回来。吉娜后来成了那位迷人的皮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在顺利的时候，没人比她更快乐，更友善；身处逆境的时候，也没人比她更勇敢，更泰然。

“吉娜当时可能只有十三岁，不过看上去却像十八岁。正如您所知，她的性格活泼开朗。见到我那身衣服，她生怕自己爆

大笑，竟不敢吃东西。侯爵夫人却相反，对我虚与委蛇，大说客气话。她从我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不耐烦的表示。总之，我装出一副傻相，默默地忍受别人的蔑视。据说这是法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到后来，我灵机一动，冒出个主意，就跟那些贵妇谈自己吃的苦头，谈起那些糊涂老将军把我们留在热那亚山区过的两年苦日子。在那里，我说，‘人家发给我们的是当地不通用的法国革命政府指券，每天只有三两面包。’我说了不到两分钟，善良的侯爵夫人眼里就含起了泪水，吉娜也变得严肃了。

“‘什么，中尉先生，’吉娜问我，‘三两面包？’

“‘是啊，小姐。就是这点面包，一个星期还有三天发不下来哩。我们是住在农民家里，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常常还要把面包分一点给他们。’

“饭罢离桌的时候，我伸出手臂让侯爵夫人挽着，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匆匆走回来，把仅有的那个六法郎银币赏给侍候我吃饭的仆人。对这个银币的用途我曾作过多少空想啊。

“过了一个星期，”罗贝尔继续说，“当事实证明，法国军队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后，代尔·东戈侯爵从科姆湖边他的格里昂塔城堡回来了。法军逼近时，他抛下如此美丽的年轻妻子和妹妹，让她们在战争中听天由命，自己却狠心地躲到了城堡里。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恐惧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无法估量。他向我致礼的时候，那张苍白伪善的胖脸看上去煞是有趣。他回米兰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军费中分到三米多呢料和两百法郎。我又把自己打扮一新，成了那两个贵妇的男伴，因为开始举办舞会了。”

罗贝尔中尉的经历与每一个法国军人的经历大同小异。米兰人不是嘲笑这些老实士兵的贫困，而是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这种出人意料的幸福和狂热只持续了短短两年。米兰人是那

样过度地，那样普遍地疯狂，以致我如果不用这个深刻的历史性思考来加以解释，就没法说明这个现象：“这个民族烦闷了一百年。”^八

追求享乐在南方国家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昔日在维斯孔蒂和斯弗尔瑟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这种风气大为盛行。可是自从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占领米兰公国以来，那些阴沉、多疑、倨傲而又时刻担心民众造反的家伙执掌政柄，欢乐也就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接受了主宰们的习俗，想的是如何用匕首报复受到的轻微侮辱，而不是如何及时行乐。

自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军队进入米兰，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之后被赶出这座城市，在那一段时间，米兰人拼命狂欢，追求快活和享乐，把一切伤感或仅仅是带有理性的情感置诸脑后，这一切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年老的富商、放印子钱的老头和年事已高的公证人，他们在此期间，也一味陶醉在欢乐之中，忘了忧愁，忘了赚钱。

对万民同庆、人人开心的形势不满的，充其量只有几家大贵族。他们搬到乡间府邸去住。确实，在为法军摊派军费时，这些富贵人家倒楣地摊到了大份儿。

代尔·东戈侯爵看到民众这样欢乐有气，头一批回到科姆湖对岸他那宏伟的格里昂塔城堡。两位贵妇也把罗贝尔中尉领到城堡。这座城堡的位置在世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了，它矗立在美丽的科姆湖畔一块一百五十尺高的高地上，俯瞰着大部分湖面。这里从前是个要塞，由代尔·东戈家族建于十五世纪，这点从堡内各处刻着纹章的大理石上便可得知。现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吊桥和深深的护城壕。护城壕里已经没有水了，但是凭着八十尺高六尺厚的城墙，城堡足以抵挡一次攻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生性多疑的侯爵才把它看得十分宝贵。周围有二十五或三十个仆人，他

就不像在米兰那样担惊受怕了。他估计这些奴仆会忠于他。他所以这样估计，显然是因为他对他们一开口就是骂。

他提心吊胆也并不是毫无理由。奥地利在离格里昂塔三十里的瑞士边境上，安插了一个间谍。他十分积极地向这个间谍传递消息，帮助战俘逃走。这件事有可能引起法国将军重视。

侯爵把年轻妻子留在米兰，操持家务，负责缴纳摊到代尔·东戈府的军费。她想方设法要求减免一些，就不得不去拜访一些接受了公职的贵族，甚至还去拜访几个很有影响的非贵族。在这个家庭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侯爵已经安排好妹妹吉娜的婚事。男方是个十分富有、出身也最高贵的人物。但是这人在头发上扑粉，因此吉娜接待他时总忍不住哈哈大笑。不久，她就干傻事，嫁给了皮埃特拉内拉伯爵。其实伯爵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绅士，仪表堂堂，但是家境每况愈下，一代比一代破落。最倒楣的是他是新思潮的热烈拥护者。皮埃特拉内拉在意大利军团当少尉，侯爵就更觉得失望了。

这狂热和幸福的两年过去以后，巴黎的督政府摆出稳坐江山的君主派头，对一切不是平庸的东西都表示刻骨仇恨。督政府派到意大利方面军的那些无能将领，在维罗纳好些平原上打了一连串的败仗。两年前，正在这些平原上，出现过阿尔科和洛那托的战争奇迹。奥地利军队又逼近了米兰。罗贝尔中尉这时已当了营长，并在卡萨诺战役中负了伤，最后一次来到朋友代尔·东戈侯爵夫人家里住宿。离别是伤感的。罗贝尔和随法军撤往诺维去的皮埃特拉内拉伯爵一起动身。年轻的伯爵夫人也坐上一辆大车跟随军队走了。她哥哥拒绝把她应得的那份家产给她。

于是开始了反动时期。各种旧思想卷土重来。米兰人称这时期为“十三个月”，因为他们确实幸运。这次愚蠢的复辟，到玛朗哥战役就结束了，只持续了十三个月。在那段时间，那帮衰老、

伪善、阴郁的人物纷纷出头露面，主持各项事务，重新掌握社会的领导权。不久，那些仍然忠于正统观念的人就在四处村庄散布消息，说拿破仑罪该万死，已经在埃及被马穆路克骑兵吊死了。

那些赌气躲到自家领地去的人，现在都回来了，一个个都渴望报复。在他们当中，代尔·东戈侯爵表现得尤其疯狂，自然当上了这帮人的头领。这帮先生平时都是十分正直的人，可是现在他们仍然胆战心惊，便想方设法向奥地利将军献计进言，终于使这位相当善良的人相信严刑峻法乃是首要政策，于是下令逮捕了一百五十名爱国者。这些人都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人物。

奥地利军队很快就把这些人押往卡塔罗湾，投入地下的岩洞。这些亲法的人士很快受到潮湿，特别是饥饿的惩罚。

代尔·东戈侯爵得到了显赫的官职。他把可鄙的吝啬作为自己的许多美德之一，常常公开吹嘘自己连一块银币也不寄给妹妹皮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始终如痴如狂地爱着丈夫，不愿意离开他，只好跟着他在法国挨饿，饿得要死。善良的侯爵夫人十分难过，想方设法，终于从首饰匣里悄悄拿出几枚小钻戒。她丈夫每天晚上都要把这个首饰匣收去，锁在床下一只铁箱里。侯爵夫人给丈夫带来了八十万法郎的陪嫁，每月却只得到八十法郎的零花钱。在法军退出米兰的十三个月里，这个胆小的女人竟想出种种借口，一直没有脱下黑衣服。

我们承认，一如许多严肃作家的作法，我们主人公的故事也是从他出世的前一年开始。的确，这个主要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法布里斯·瓦尔塞拉，照米兰人的称呼是代尔·东戈小侯爵。他不早不晚，正好在法军被赶走的时候出生；又偏巧投胎到侯门，做了代尔·东戈侯爵的二少爷。代尔·东戈侯爵这位大贵族，您已经见过他那张苍白的胖脸、虚伪的微笑，知道他对新思潮无比仇恨。全部家产都由长子阿斯卡尼奥·代尔·东戈继承，他简直

就是父亲的翻版。在他八岁，法布里斯两岁那年，一切出身高贵的人早以为被绞死的波拿巴特将军，突然从圣贝尔纳山上下来，进了米兰；这一时刻在历史上又是独一无二的；您想想整个民族是如何疯狂地欢迎法军的到来吧。没过几天，拿破仑就在玛朗哥战役中获胜。以后的事就不必说了。米兰人兴奋到了极点，不过这一次狂热中夹杂着报复的念头，因为这个善良的民族已经学会了仇恨。不久，押送到卡塔罗湾幸存的爱国者回来了。举国欢腾，庆贺他们归来。他们苍白的脸庞，惊疑的大眼睛、干瘦的躯体，与四面八方迸涌的欢乐形成奇特的对照。他们的到来成了与旧政权牵扯最深的人动身的信号。代尔·东戈侯爵头一批逃到了格里昂塔城堡。那些豪门大户的家长内心充满仇恨和恐惧，但是他们的妻子女儿却想起法军第一次驻扎期间的快乐，都留恋米兰，为不能参加玛朗哥战役之后在唐琪宫举办的欢乐舞会而悔恨。胜利之后没过几天，负责维持伦巴第治安的法国将军便发现，所有贵族的佃农，乡下所有的老妇人，远没有继续想着一天内连连收复十三座要塞，改变了意大利命运的玛朗哥大捷，而是一心想着布莱西亚首席主保圣人圣吉奥维塔的预言，据这个神圣的预言，法军和拿破仑的好运到玛朗哥大捷以后第十三个星期就要中止。代尔·东戈侯爵和所有在乡下避难的贵族都确实相信这个预言，决不是虚情假意，这倒使他们多少有点情有可原。这些人没有一个念过几本书。他们公开作准备，等十三个星期一满就回米兰。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法国方面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新胜利。拿破仑回到巴黎，用明智的法令在国内挽救了革命，正如他在玛朗哥打败外敌挽救了革命一样。于是躲在自家城堡里的伦巴第贵族发现，布莱西亚主保圣人的预言，他们理解错了，法兰西和拿破仑转运时间应该是十三个月，而不是十三个星期。可是，十三个月过去了，法国似乎日益隆盛。

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〇年这进步和幸福的十年我们就一笔带过了。这十年的头几年法布里斯是在格里昂塔城堡度过的，他和村里的农家孩子一起玩耍，让人吃过不少拳头，自己也吃了别人不少拳头。他什么也没学，连字也不认。后来，家人把他送到米兰的耶稣会学校。他父亲侯爵先生要求教他拉丁文的时候，不用那些老是谈论共和的古代作家的文章，而用一本插有一百多幅版画的精美图书。那些画都是十七世纪艺术家的杰作。这本书就是代尔·东戈侯爵瓦尔塞拉家族的拉丁文家谱，一六五〇年由巴马大主教法布里斯·代尔·东戈印行。瓦尔塞拉家族主要靠武功发迹。那些版画表现了许多战役。每一幅画上都可见家族的一位英雄挥剑奋战。小法布里斯非常喜欢这本书。他的母亲爱他，不时获允来米兰看他；但是丈夫从不给她路费，总是她的小姑子，友善的皮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借给她。法国军队回来以后，伯爵夫人成了意大利总督欧热纳亲王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女人。

法布里斯初次领了圣体以后，她得到一直自愿流亡乡间的侯爵许可，有时把他从学校里接出来。她发现他人品出众，脑子聪明、举止庄重，模样英俊，坐在一位显赫女人的客厅里，也不会让人觉得过于丢脸。只是，他极其无知，勉强会写几个字。伯爵夫人对什么事都富于热情，答应做学校校长的靠山，只要她的侄子法布里斯取得惊人进步，能在年终获得多项奖励就行。为了使她配得上得奖，她每星期六晚上都派人接他来府；往往住到星期三四才把他送还老师。耶稣会的人虽然为总督所看重，王国的法律却要将他们逐出意大利。学校校长是个机灵人，知道跟宫廷里一个有势力的女人来往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根本不会抱怨法布里斯缺课。到了年终，尽管法布里斯更加无知，却得到了五个头奖。在这种情况下，引人注目的皮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由当了近卫师师长的丈夫和五六位总督宫廷里最重要的人物陪着，到耶稣

会学校来出席颁奖仪式。校长受到了上级的称赞。

和蔼可亲的欧热纳亲王的统治极为短暂。他的治下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举行盛宴。每次宴会，伯爵夫人都带侄子参加。她依靠自己的势力，给他谋取了轻骑兵军官的职位。法布里斯才十二岁，就穿上了轻骑兵军服。有一天，伯爵夫人看见他模样英俊，十分高兴，就请求亲王让他在宫中当侍从，这意味着代尔·东戈家族的归附。可是，第二天，伯爵夫人又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央求总督忘掉这项请求；因为这项请求还未得到未来侍从的父亲同意，可是若征求他同意，他一定会拒绝。这件蠢事把正在赌气的侯爵气得浑身直抖，找了个借口，把法布里斯叫回格里昂塔。伯爵夫人极为蔑视哥哥，把他看作可鄙的蠢人，一旦大权在握会变得穷凶极恶。但是她实在喜欢法布里斯，在十年不通书信以后，还是写了一封信给侯爵，让他把侄子送回来。这封信如同石沉大海。

法布里斯回到最好战的几位祖先建造的巨大城堡时，除了做操骑马，什么也不会。在城里时，皮埃特拉内拉伯爵也像妻子一样喜欢这个孩子，常常带他骑上马，去检阅部队操练。

法布里斯是流着眼泪离开姑母的豪华客厅的，到达格里昂塔城堡时，眼睛还是红的；他在这里只感受到母亲和姐姐们的亲情。侯爵和长子阿斯卡尼奥小侯爵关在书房里，书写那些将被送往维也纳的密码信。父子俩仅在吃饭时才露一露面。侯爵再三瞞哄大家，说他在教接班人用复式簿记记下各处领地的收入。其实，侯爵对权力看得很紧，绝不会对儿子谈这类事情。哪怕儿子将来必定继承这些世袭田产也不行。他是叫儿子把十五页到二十页快信译成密码，每星期两次或者三次派人送往瑞士，再由瑞士转送维也纳。侯爵是想让他那些合法的君主了解意大利王国的内部状况，其实他自己并不了解。不过他那些信却总是大获成功。

原因是这样的：侯爵派可靠人在大路上计算调防的法国或意大利军团的兵员数目，然后在报告维也纳宫廷的时候，留心把人数减去四分之一。这些信荒唐可笑，却有一点价值：就是否认了其他比较真实可靠的情报，因而很受欢迎。因此，在法布里斯回到城堡前不久，侯爵还得到一种有名的勋章。这已是侍从官服上的第五枚勋章了。他不敢在书房外穿这件衣服，着实感到苦恼，但是在口授快信的时候，他不敢不穿上这件绣花官服，佩上全部勋章。不然，他就觉得失敬。

侯爵夫人见儿子长得英俊潇洒，十分惊喜。她保留了一个习惯，每年给将军 A 伯爵写两三封信，这是罗贝尔中尉现在的称号。侯爵夫人不愿意向她所爱的人说谎。她问过儿子，发现他很无知，不由得大吃一惊。

“如果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人，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学识，”她寻思道，“那么，博学的罗贝尔一定觉得他完全缺乏教育。这年头，总得有点本事才行啊。”法布里斯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几乎使她同样感到震惊，那就是他把耶稣会教的宗教义理看得太认真。她自己尽管十分虔诚，却对孩子的宗教狂热不寒而栗。“侯爵如果发现这种控制人的办法，一定会夺走儿子对我的爱。”她流了许多泪，更疼法布里斯了。

这座城堡雇有三四十个仆人，生活却非常乏味；因此，法布里斯整天不是打猎，就是划船。很快他就跟车夫马倌打成一片。这些人都狂热拥护法国人，公开嘲笑那些服侍侯爵和大少爷的装模作样的贴身仆人。那些故作正经的人物被人家嘲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模仿主人，也在头发上扑粉。